

我的《青春之歌》

白松青

幼时本性愚顽，无视父母的辛苦，更不懂生存的艰难。

父亲负重前行，一个人累死累活，养活我们兄弟几个，困苦中依然供我念书。但我那会儿不务正业，面对学业吊儿郎当，全然不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功课上，终日思谋着怎样能挣点外快，攒起来去买自己喜欢的小人书。我还经常跑出去捡铁拾炭，割草养兔，以期换点零钱，并为之沾沾自喜。

闲暇时，经常和同学互换有限的文学作品阅读，冬天趴在奶奶的热炕上，夏天坐在门口的老槐树下，手捧一本闲书专心致志阅读。父母没有什么文化，只要看见我在做完家务后“苦读”就欣喜，有时还主动承担我每天所做的家务，生怕耽误我学习。其实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读的是闲书。

穷乡僻壤，文学书籍来源有限，却也丰富多彩。一般叫得来名的文学作品都在这个时段浏览过。那会儿上课根本不听老师讲课，只要有闲书就手不释卷，沉浸其中。有一天，父亲到学校公干，老师才实话实说：你儿子每天看闲书，流眼泪……

半大小子了，父母也奈何不得，只要不惹是生非，也就“散养”了，随我去。在他们眼里，反正我也成不了气候，再混一年半载，身体再长长，就可以回村挣工分了。但正是这个时期读的诸多文学作品，在我荒芜迷茫的心田，无意间播下热爱文字的种子，对我的成长和世界观的形成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著名作家杨沫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《青春之歌》，就是在这时读的。

读这部作品，让我好多天难以平静，为女主人公林道静的革命热情所鼓舞，为小资产者余永泽的消极思想而痛恨……甚至后悔自己没有生在当年，要不然，我也会为革命奋不顾身的。我深深地记住了书的作者杨沫先生，她成为我崇拜的革命作家。

此后，一晃十多年，生命的轨迹如同一部设计好的现代话剧，依序出场。经历了恢复高考、改革开放、发展经济……视野也随之拓宽了。后来得知，作家杨沫和著名的电影演员白杨居然是亲姐妹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，虽然与作家杨沫未曾见面，却和杨沫先生的女儿、作家马徐然老师有了一次交集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我在本省一所大学上学，马老师在北京文联下属的一个杂志社任职，她要前来我们学校采访，我作为服务人员之一，负责接待。我了解到马老师曾写过不少作品，在业界颇具名气，作为一名在校的“文学青年”，心情自然激动不已。

火车站接上马老师，一位中等身材、年龄约50多岁、精明干练的女同志。回到学校附近，陪同她吃了早餐，上午进行采访。一天的接触，感受到马老师的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。闲暇时，谈到她母亲的《青春之歌》。我把自己的习作也让她简单过目，马老师对我进行了鼓励。临别，她还给我布置下“任务”，让我参与撰写一篇关于校园生活的报告文学。为完成这一命题，学校放假了，我还在宿舍伏案写作，经过马老师润色，文字还算可以。

时光荏苒。从学校毕业后，我走上了文字工作岗位，直至退休。前几天，赋闲在家，收拾旧物，突然发现30多年前马徐然老师给我写的一封信，曾经的往事扑面而来，青春之歌缓缓回响，感慨老一辈文人诲人不倦的职业素养，令人终生难忘。

儿时的端午节，仿佛从未走远。

对于我们这些孩童，只有看到母亲从街市里称回青色的粽叶，嗅到那淡淡的香味时，才知晓吃粽子的时节要来了。

端午节的前几日，母亲便腾出几个大瓷盆，用清水浸泡糯米和粽叶及大枣。粽叶鲜绿欲滴，糯米如珍珠般白净，血色的大枣艳美如新娘子的红唇。

端午节的早晨，母亲会将一个五彩丝线编就的香包放在我兜里，用以辟邪。出去玩耍时，家家户户的大门上，不约而同都挂了一束艾草。

早饭后，邻居几位阿姨不约而至，洗手捋袖，屋里顿时热闹起来。粽叶在她们手中翻腾折转，瞬间变成一个漏斗形的碧青外套，填满糯米和红枣后，用棉线一绕一系，一个牛头状的粽子便包好了。她们一边包粽子，一边唠家常，时而还爆发出明快的笑声。

孩子们在户外疯玩，待到肚子打鸣时，想起今天有粽子吃，才纷纷喊着“各回各家，狼吃尾巴”疯跑回家。一进院子，浓浓的粽香夹着甜甜的米香迎面而来。炉火上，煮粽子的大锅发出老牛饮水般的咕噜声，母亲揭

儿时端午日

裴小军

开锅盖，用笊篱捞出粽子，不紧不慢地堆了几个大碗。

我便知道任务来了。依母亲的嘱咐，风一般将粽子分送到刚才帮忙的阿姨家里。

那时候，邻居家吃个稀罕的，诸如油糕、粽子、饺子，以至于煮了玉米、做了凉粉、蒸了莜面鱼鱼，都要相互赠送一碗尝尝。我们这些孩子就成了彼时的“快递小哥”，东家西家乐此不疲地跑来跑去。我捧去的碗通常也不会空着返回，里面满满装着邻居家回赠的粽子。

剥好的粽子盛在碗里，再撒上一把白糖或者红糖，香甜可口，美气得很。那时候的小孩，能够偶尔尝到糖的滋味，已是一种节日的礼遇。

上学后，方知端午节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日子，这让人不由得对端午节多了几分敬畏。

步履匆匆间

张 芳

早上6点被闹钟叫醒，起床、洗漱、热牛奶，顺手把手机里的端午放假通知转发到家人群。这大概是多数中年人的日常——在工作、家庭的缝隙里，节日不过是日历上一个提醒换休的标记。

直到偶然点开电影《端午之夏》，才发现遗落在时光里的，远不止是记忆中的粽香。雷佳音饰演的陈昊像极了身边那些打拼的中年人，西装革履下藏着疲惫，觥筹交错间裹着迷茫。他站在城市高楼间的孤独身影，让我想起年轻时为工作奔忙的自己。直到镜头切回端午的乡村，江疏影饰演的苏瑶递来一碗冒着热气的艾草茶，随后是包粽子时翻飞的粽叶、邻里围坐的欢声笑语，突然就懂了，我们兜兜转转寻找的答案，一直藏在被遗忘的旧时光里。

电影最打动我的，是那些精心还原的端午细节。苏瑶教陈昊把粽叶折成漏斗状，糯米裹着红枣的模样，和当年母亲教我的手法分毫不差。在北方，虽然少有龙舟竞渡，但端午的仪式感同样浓厚：屋檐下挂着的艾草在风中轻轻摇晃，母亲总爱把五彩绳系在我手腕上，说能辟邪祈福；家家户户门窗上插着艾草，混着刚出锅粽子的香气，在巷子里飘得老远。

人到中年，看惯了生活的跌宕，却在琐碎的烟火气里红了眼眶。影片映照现实：乡村的端午节依然冷清，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。但当主角从笨拙到熟练地包起粽子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能的习得，更是文化记忆的复苏。陈昊和苏瑶在灶台前的拌嘴、老人围坐包粽子时的絮叨，这些平淡的日常，何尝不是最珍贵的宝藏？就像我每年雷打不动地包粽子，与其说是习俗，不如说是想

守住与父母、与故乡的那点牵绊。

影片中，现代工业生产的标准化粽子与传统手工粽子并置的场景，直观地让观众感受到文化商品化带来的异化。流水线上整齐划一的粽子，失去了手工制作过程中的情感投入，变成了纯粹的商品。在效率至上的时代，所谓的仪式感，常被简化为可供消费的奇观。这种对比无声地质问着我们，当用便利取代传统仪式感后，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，又得到了什么？

电影开场那个长达3分钟的静止镜头中，一条没有龙舟的平静河流，杂草丛生的河岸，几根半浸在水中的腐朽木桩，已然道尽了整个故事的忧伤内核。这不是一部关于端午节习俗的怀旧之作，而是一则关于时间如何冲刷记忆、又如何被记忆反噬的现代寓言。

手机屏幕又亮了，是父亲发来的语音：“今年端午回来包粽子吗？新买了粽叶。”听着这期待的声音，心头蓦地一紧，眼睛突然就有些发烫。原来我们怀念的何止是一个节日，更是那些被时光稀释的纯真、被忙碌辜负的温情。这个端午，或许该停下匆匆的脚步，回到那个飘满粽香的小院，重拾那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牵挂与温暖，不再辜负那小心翼翼又充满期待的问询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